

福建文明史

下卷

徐晓望
著



福建文明史

下卷

徐晓望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下

卷

教

育

文

化

交

流

第十章

福建的教育文化

随着中原民众的南下,中原文化也随之而来。中原文化以儒学为其主干,早在六朝时期就传入闽中。但一直到唐代中后期,才有了显著的发展。迨至宋代,福建已经成为文化事业繁荣的区域。

今人说到中国南疆的开拓,常将功劳追溯于秦皇汉武的武功,实际上,比武功更为重要的是儒学。汉唐以来,儒者将儒学推广于南方,并在南方福建等新开发区实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原则,吸引了大批南方学子投身于儒学研学,从而成为科举之士,进一步加入国家政权。朝廷对南方省份的统治得以巩固。南方福建等省也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坚实基础。^①

儒学入闽是与佛教相伴的文化浪潮,虽说它一时不像佛教那样深入基层民众,但在上流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随着闽人的成份因北方人大举南下而改变,儒学及其相应的观点也成为民众基本的生活准则。宋朝以文取士的政策,给予南方学子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崇尚儒学的闽人抓住机会,成为宋朝考中进士最多的区域。^②元明清时期,按人口比例,福建进士数量也不亚于江浙发达省份。从此,福建成为华东文化较发达的省份之一。

第一节 儒文化南渐的历史过程

儒文化发源于中原区域,而福建历来被中原民众视为蛮荒之地。不过,唐朝

① 徐晓望:《论科举制与中国东南的开发》,《东南学术》1998年第6期,第84-90页。

② 徐晓望:《宋代福建史新编》,线装书局2013年。

安史之乱发生后,避乱的中原民众大举入闽,而官府也重视南方儒文化的开发,因而促成了闽中儒文化的发展。

一、唐五代治闽官员的教化

六朝时期的闽人“椎髻箕坐”,保持着较多的南方习俗。迄至唐代中前期,福建仍被视为瘴雨蛮烟的区域。独孤及在送朋友去福州任职时说:“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谨,民方札瘥,非威非怀,莫可绥也。……岂椎髻殊俗,覆车畏途,足为志士之怵惕哉。”^①刘长卿《送乔判官赴福州》的诗咏道:“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②周朴的《登福州南涧寺》一诗充满着萧索之感:“万里重山绕福州,南横一道见溪流。天边飞鸟东西没,尘里行人早晚休。晓日青山当大海,连云古堞对高楼。那堪望断他乡目,只此萧条自白头。”^③可见,唐代很长时期内,中原士大夫还是将闽中看作边疆萧条之地,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夷落”,有着和中原不同的民俗。

唐代官员认为,要巩固唐朝对南方的统治,最重要的还是实行汉代“文翁化蜀”的策略,以文教改变南方的习俗。所以,历代闽中官吏都以教化为治闽的主要方式。闽人“信巫鬼,重淫祀”是自汉朝以来即有的文化特点。他们对儒学不感兴趣,对鬼神却非常信仰,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巫覡向鬼神求教,乃至有病不吃药,请巫覡献祭祷神,至死不悔。唐朝政府力图改变南方的这种习俗。张文琮于唐永徽年间任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俾民祭春秋二社,除去淫祀,安靖而有惠政”^④。在这方面尽力的官员往往得到提升,“林披初为临汀曹掾。郡多山鬼,披著《无鬼论》。刺史樊晃表为临汀令,廉使李承昭奏授临汀别驾,知州事。”^⑤当然,比打击“淫祀”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儒学。唐中叶至五代,在福建形成了浓厚的提倡儒学的风气,福州刺史管元惠,福建观察使李椅、常袞、陈岩,建州刺史李频都是重视儒学的人。这里尤其要点出李椅、常袞二人,他们对开

① 独孤及:《毗陵集》卷十四,送王判官赴福州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17页。

② 刘长卿:《刘随州集》卷三,送乔判官赴福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页。

③ 周朴:《登福州南涧寺》,《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三,周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页。

④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三七,秩官,第792页。

⑤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三八,秩官,第810页。

发福建儒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①

管元惠管理福州。1980年在洛阳出土了一块唐代的神道碑,其主人为:唐故中大夫、福州刺史管元惠。碑文曰:“公讳元惠,平昌人也。”“开元十七年(729)除使持节福州诸军事、福州刺史,兼泉、建等六州经略军使。”“及领福地,风俗轻剽,封域险涩,置汀州以绥压,作泉山府四,卒以威抚。”碑文最后的铭词称颂管元惠:“既执藩柄,又壮军麾。仗义边肃,宣和俗移。化本义及,教与和皆。海服孔淑,闽落允怀。”管元惠在福州很重视教化,“仍迁天私,聿敷朝化,诱彼闽越,俗成邹鲁。”^②这是历史上福建第一次被称为“邹鲁”。^③

李椅^④为唐朝宗室,大历年间任福建观察使。任内大建福州学校,“初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车,礼先圣先师,退而叹堂室湫狭,教学荒坠,惧鼓篋之道寝,子衿之诗作我。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栋宇,盛其俎豆。俎豆既备,乃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他还积极向朝廷推荐人才,“岁终,博士以逊业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于公,敛其才,进其等,而贡之于宗伯。将进,必以乡饮酒礼,礼之宾主,三揖受爵于两壶之间,堂下乐作……由是海滨荣之。人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⑤由此可知,李椅任福建观察使的三年内,福建儒学面貌大变。

李椅之后,建中元年(780),前宰相常袞任福建观察使。欧阳修《新唐书·常袞传》记载:始闽人未知学,袞至,“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主客均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为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⑥。唐代闽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北方人视为“闽蛮”,而常袞却以前宰相的身份与福建士人平等论交,这使闽人真正感到儒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原则的价值。儒学因而大为发展。莆田出现了福建最早的藏书楼——徐寅家塾万卷楼。^⑦福州当地的《图经》说:“李錡(椅?)、常袞皆

① 徐晓望:《福建通史·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苏预:《唐故中大夫、福州刺史管府君(元惠)神道碑并序》。此碑今存洛阳关林。碑文拓件可见赵振华编:《中国关林》,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③ 卢美松:《福建何以称“海滨邹鲁”》,《福建文史》2009年,第二期。

④ 祝穆:《方輿胜览》作李錡。但李錡实为宪宗时人,元和二年曾任润州节度使,与李椅时代相差七八十年,福州刺史应为李椅,而不是李錡。可见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有关考证。

⑤ [唐]独孤及:《都督府儒学记》,陈寿祺:道光《福建通志》卷六二,学校,第9页。

⑥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常袞传,第4810页。

⑦ 徐寅:《钓矶文集·附录》,刘山甫:《延寿万卷楼》,福建省图书馆藏本。

以崇重学校为意,于时海滨几及洙泗。”^①独孤及称赞福建:“比户业儒,俊造如林”。^②

福建在唐代即有书堂之设,其时,欧阳詹读书堂建于晋江龟岩^③,林蕴书堂建于莆田东北15里,在莆田尚有欧阳詹与林藻、林蕴兄弟共同读书的地方,后人称之为“欧阳詹书堂”。唐末莆田还有黄滔读书的“东峰书堂”。^④建宁人廉若“与妻杨氏隐居县东,教授乡党,以行谊称”。^⑤建阳的熊秘创办家塾“为子孙肄业之所”。^⑥古福清的翁承赞骄傲地宣称:“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⑦

在闽国人物中,对福建儒学贡献最大的要数王审知兄弟,后人对他们有这样的评价:“王氏据有全闽,虽不知书,一时浮光士族与之俱南。其后折节下士,开四门学,以育才为急,凡唐宋(原文如此)士大夫避地而南者,皆厚礼延纳,作招贤院以馆之,闽之风声,与上国争列。”^⑧其中评价大抵允当。王潮任威武军节度使之后设置“四门义学”。^⑨按照唐朝的制度,“四门学”相当于中等程度的学校,招收学生限于六七品级以下的官宦子弟。“四门义学”不见于官方史籍,可能是王潮发明的学校。按照中国的传统,“义学”是不收学费的学校,王潮设立这种学校,显然是为了更多地吸收来自贫穷家庭的人才,这突破了“四门学”专收官宦子弟的传统,立意甚嘉。

王审知接任福建威武军节度使之后,继承了王潮的政策,于兢的《琅琊王德政碑》写道:“常以学校之设,是为教化之原,乃令诱掖童蒙,兴行敬让,幼已佩于师训,长皆真于国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⑩他接纳翁承赞的建议,于后梁龙德元年(921)正式设立“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⑪时当大乱之后,文献散佚,王

① 祝穆:《方輿胜览》卷十,福建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本,第118页。

② [唐]独孤及:《都督府儒学记》,陈寿祺:道光《福建通志》卷六二,学校,第9页。

③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泉州,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第3742页。

④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五,兴化军,第3864页。

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七,廉若传,第1393页。

⑥ 江远青:道光《建阳县志》卷三,坛庙,第151页。

⑦ 翁承赞:《书斋漫兴二首》,《全唐诗》卷七百三,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8091页。

⑧ [清]陈云程:《闽中摭闻》卷一,八族入闽,乾隆晋江陈氏刊本,第3页。

⑨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王潮传,第5492页。

⑩ 于兢:《琅琊王德政碑》。《十国春秋》卷九十,闽太祖世家,第1304-1305页。

⑪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五,翁承赞传,第1376页。

审知“亟命访寻,精于缮写”,“次第签题,森罗卷轴”^①,修缮了大量的儒学文献典籍,以供给儒生学习。

王审知下属的一些官员对儒学也表现出极大热情。泉州刺史王审邽“以道义为自任,开学育才”,很注意发展地方教育,“童蒙诱掖,学校兴举”。^②后人评价他:“泉南文物之盛,公之功居多焉。”^③在闽国时期,重视儒学是一群体行为。

福建虽是开发较迟的区域,但经过唐五代的发展,迄至五代时期,福建已是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之一,后人论及五代人物,以南唐第一,西蜀第二,闽国排名第三,对一百年前还被称为蛮荒之地的福建来说,这已是非常难得的了。换句话说,福建在五代时已形成了很强的文化发展氛围。^④

二、唐五代福建的科举

科举制度创办于隋代,唐朝继承这一制度,开科举取士。其时唐朝取士数量较少,很长时间没有闽人中举。《唐摭言》一书记载:唐中宗神龙二年(706),福州人薛令之中举,算是破天荒的第一声。可见下表:

唐代福建进士表^⑤

姓名	及第年代	籍贯	最高官职	材料出处
薛令之	神龙二年(706)	长溪	左补阙、太子仕读	《三山志》
林藻	贞元七年(791)	莆田	侍御史	《八闽通志》
欧阳詹	贞元八年(792)	晋江	国子四门助教	《八闽通志》
陈通方	贞元十年(794)	闽县	南陵院官	《三山志》
陈邕	贞元十三年(797)	闽县	户部员外郎、知制诰	《三山志》
邵楚苕	贞元十五年(799)	闽县	校书郎	《三山志》

① 于兢:《瑯琊王德政碑》。《十国春秋》卷九十,闽太祖世家,第1305页。

② 徐寅:《武肃王神道碑铭》。

③ 《开闽忠懿王氏族谱》王审邽传,第13页。

④ 徐晓望:《闽国史》,台湾五南出版社1996年。

⑤ 按,刘海峰的《福建教育史》第22-25页,载有唐代进士科名表,统计福建进士56人;福建省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福建省志·人物志》载唐代福建进士为77人。本书取材范围以明以前的方志、史书为主,略取清代个别方志,共计唐代福建进士为61名。

续表

姓名	及第年代	籍贯	最高官职	材料出处
许稷	贞元十八年(802)	莆田	尚书郎、衡州刺史	《莆阳纪事》
陈彦博	元和五年(810)	闽县	贵溪令	《三山志》
周匡物	元和十一年(816)	龙溪	高州刺史	《八闽通志》
潘存实	元和十三年(818)	漳浦	户部侍郎	《八闽通志》
陈去疾	元和十四年(819)	侯官	邕府副使	《三山志》
欧阳袞	宝历元年(825)	闽县	侍御史	《三山志》
林简言	大和四年(830)	福清	漳州军事判官	《三山志》
侯固	大和九年(835)	闽县	灵武、易定节度使	《三山志》
李滂	开成三年(838)	闽县	大理评事	《三山志》
萧膺	开成三年(838)	侯官	大理司直	《三山志》
李稠	开成三年(838)	晋江	工部尚书	《八闽通志》
陈嘏	开成三年(838)	晋江	刑部郎中	《八闽通志》
欧阳巨	开成三年(838)	晋江		《晋江县志》
郑诚	会昌二年(842)	闽县	刑部郎中、邓州刺史	《三山志》
林滋	会昌三年(843)	闽县	判官	《三山志》
陈纳	会昌四年(844)	闽县	大同军副使	《三山志》
傅荀	会昌六年(846)	晋江		《晋江县志》
陈鏞	大中元年(847)	侯官	鄂州刺史	《三山志》
伍愿	大中十年(856)	宁化	御史中丞	《临汀志》
盛均	大中十一年(857)	永春	台州刺史	《八闽通志》
侯岳	大中十二年(858)	闽县	未仕终	《三山志》
叶京	咸通二年(861)	建安	太常博士	《八闽通志》
王荣	咸通三年(862)	福清	水部郎中	《三山志》
薛存裕	咸通三年(862)	闽县	国子四门博士	《三山志》
欧阳琳	咸通七年(866)	闽县	侍御史	《三山志》
连总	咸通九年(868)	闽县	峰阳尉	《三山志》
林慎思	咸通十年(869)	长乐	水部郎中、万年令	《三山志》
欧阳玘	咸通十年(869)	闽县	书记	《三山志》

续表

姓名	及第年代	籍贯	最高官职	材料出处
余镐	咸通十年(869)	建阳	校书郎	《建阳县志》
陈说	乾符二年(875)	侯官	韶州刺史	《三山志》
郑隐	乾符二年(875)	福清	不详	《三山志》
林嵩	乾符二年(875)	长乐	金州刺史	《三山志》
陈蜀	乾符五年(878)	闽县	不详	《三山志》
倪曙	中和五年(885)	侯官	南汉工部侍郎平章事	《三山志》
陈峤	光启四年(888)	莆田	大理司直	《八闽通志》
谢脩	光启四年(888)	同安		《八闽通志》
张莹	大顺元年(890)	连江	礼部尚书	《三山志》
林衮	大顺元年(890)	闽县	秘书省校书郎	《三山志》
王虬	大顺元年(890)	南安		《新唐书》
黄璞	大顺二年(891)	侯官	崇文馆校书郎	《三山志》
陈鼎	大顺二年(891)	福清	校书郎	《三山志》
曹愚	景福二年(893)	长溪		《三山志》
徐寅	乾宁元年(894)	莆田	秘书省正字	《十国春秋》
陈乘	乾宁元年(894)	仙游		《仙溪志》
黄滔	乾宁二年(895)	莆田	福建节度推官	《十国春秋》
沈崧	乾宁三年(896)	闽县	状元,吴越国丞相	《十国春秋》
翁承赞	乾宁三年(896)	福清	后梁御史大夫	《三山志》
卓云	乾宁四年(897)	长乐		《三山志》
郑希颜	天复元年(901)	闽县		《唐摭言》
柯崇	天复元年(901)	闽县		《唐摭言》
陈光义	天复元年(901)	仙游		《仙溪志》
杨在尧	天祐三年(906)	仙游		《仙溪志》
陈淑	天祐四年(907)	莆田	福建观察推官	《八闽通志》
何瓚	唐末	闽县	后唐谏议大夫、仆射	《新五代史》
游恭	唐末	建安		《十国春秋》

以上表格表明:唐代福建共有 61 名进士。

从时序来看,自薛令之于神龙年间中举后,有85年没有闽人进士及第。迨至贞元七年(791)林藻、贞元八年欧阳詹进士及第,闽人中举数量开始多了起来,迄至唐朝灭亡的天祐四年(907),一共116年期间,共有60名闽人进士及第,大约两年有一个闽人进士及第。

由此可见,林藻与欧阳詹及第实为一个分水岭,如果说薛令之进士及第尚未震动闽人的话,林藻与欧阳詹的及第,确实极大地震撼了闽人的心灵。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在欧阳詹尚未考试之前,他们要参加科举一事,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了。唐代中叶泉州一带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文学之士,其中尤其以欧阳詹出名。“建中贞元时文词崛起,遂大振耀。瓯闽之乡,不闻有他人也。”^①其时,欧阳詹的周边也有不少文士。“欧阳詹少与里人王式、吴播、薛涛、郑简、康晔、王云卿相善。诸公见詹性行文辞,劝其赴举。詹不应。”^②这些能够欣赏欧阳詹文学才华的人士,自身也应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但是,唐代科举考试非常严格,不仅要自身有才学,而且要有名臣推荐,在长安,潦倒终身的才士并不少见。欧阳詹虽有才华,但才华并不能保证他获得考官的赏识,因此,他对科举考试持慎重态度,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自常袞入闽以后,待文士以平等之礼,欧阳詹之名“渐声腾于江淮,达于京师”。^③在福建官府的推荐下,欧阳詹终于下决心考进士,其时,泉州刺史席相为其送行,“癸酉岁,詹与邑贡生八人将西上,相以乡饮礼钱送之。更设宴东湖亭,修宾主礼,款洽备至。一时老幼来窥,尽室盈岐闾里之士,皆以为荣,竞劝于学”。^④最终,欧阳詹于贞元八年考中进士。而林藻在此之前一年已经及第。

由于欧阳詹的文名远播,所以,欧阳詹及第,对闽人影响极大,“闽粤自唐欧阳詹始举进士,以文章与时闻人亢声名,为世所贵重。后有慕詹者继以仕进,及五代亦世有人焉”^⑤。“詹,泉之人也。闽人之贵进士,自泉之人始。由是文物寝盛,波流及宋之季,闽之儒风甲于东南。其效显于数百年之后。”^⑥可见,欧阳詹之后,福建的儒风更盛。其中,福州儒学的发展尤为突出。

从地域分布来看,唐代以福州进士及第最多,共达39名,约占全数的2/3,这

① 李贻孙:《唐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唐文粹》卷九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页。

② 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卷七五,拾遗上,第3页。

③ 欧阳詹:《欧阳行周集》李贻孙序,四部丛刊初编第119册影印明刊本,第2页。

④ 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名宦一,第2页。

⑤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页。

⑥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八,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四库全书本,第14页。

说明唐代福州的儒学教育相对较为发达,这与福州设有州学应有一定关系。其中闽县有 21 名进士,在福建独领风骚,显示了首府的风采;莆田与仙游二县共有 10 名进士,其中莆田 7 名;不计莆田、仙游二县,泉州共有 8 名进士,晋江的进士为 5 名。相对而言,福建的山区二州进士都很少,建州仅有二名,汀州只有一名,可见,唐代福建山区的文化远不如沿海。沿海诸县,以闽县、侯官、莆田、晋江四县的进士为多。

五代时期,“兵戈扰攘五十余年,不废科举,其试士之法与唐同”^①。迨至王延钧称帝以前,王闽政权一直与中原政权保持贡属国关系,因而,福建士子继续参加后梁与后唐的科举考试。不过,福建史籍对五代进士记载不全,只有少数人通过各类文献保留下来。见下表:

五代福建进士

姓名	及第年代	籍贯	最高官职	材料出处
郑希闵	后梁开平二年(908)	莆田		《八闽通志》
廖澄	后梁开平二年(908)	顺昌		《十国春秋》
谢湛	后梁开平二年(908)	晋江		《晋江县志》
陈沆	后梁开平二年(908)	莆田		《八闽通志》
陈述	后梁贞明四年(918)	晋江		《稽神录》
黄仁颖	后唐同光(923-925)	晋江		《稽神录》
陈保极	后唐天成三年(928)	闽县	后唐礼部员外郎	《旧五代史》
江文蔚	后唐长兴二年(931)	建阳	南唐御史中丞	《八闽通志》
杨徽之	后周显德二年(955)	浦城	后周右拾遗	《八闽通志》
张霭	后周显德二年(955)	浦城	后周蘄州刺史	《八闽通志》

以上记载表明:若限于后梁与后唐两朝,闽人进士及第的数量不算太少,24 年间有 8 人及第,其中后梁开平二年有 4 人及第,反映了当时福建与朝廷的良好关系。其后,闽中进贡的道路被吴国切断,由闽中到中原,或是走海路,或是绕道湖广、西蜀,所以,前往参加进士考试的人越来越少,及第人士也少了。再者,自王延钧于后唐长兴三年(932)称帝后,便不再向中原王朝贡士。^② 此后将近 20 年内,

① 石有纪:民国《莆田县志》卷十二,选举,第 6 页。
 ② 吴任臣:《十国春秋》云:“闽奉中原正朔,时常贡士。……龙启改元……闽亦不复贡士”。卷一一五,第 1745 页。

没有福建人考中进士,所以,后晋与后汉的进士中没有闽人。迄至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才有浦城杨徽之进士及第。当时南唐不让人私渡长江北上,杨徽之是偷偷跑到后周国都考试的。^① 同时及第的还有浦城人张霁。^②

闽国灭亡之后,闽土三分。南唐的三代皇帝都重视文人,但南唐早期没有固定的人才选拔制度。史书写道:“昇元建国以来,言事遇合,即随材进用,不复设礼部贡举。”保大年间,唐元宗李璟命福建名士江文蔚重设科举。江文蔚是建阳人,后唐长兴二年中举,在后唐做过小官,后因受牵连罢官,南下吴国,受到徐知诰重用,南唐建立后,他是南唐政权内少数几个正规科举出身的官员,很受重视。朝廷命他试办科举,他慎选人才,第一次科举,录取三人。唐元宗问他:“你主办科举,和北方朝廷比怎样?”他说:“北朝科举,公荐、私谒参半,我是一律凭公取士。”唐元宗称赞不已。然而,这话传出来后,有些人听了就不舒服了,中书舍人张纬也是后唐进士,他疑心江文蔚这话是影射他,便从中作梗,加上当时掌权的人大多不是科举出身,都抵制科举制,因而,南唐科举制屡办屡废,并没有形成制度。^③ 南唐时福建人中举的有建安人朱弼,他曾“举明经第一,授国子助教”。^④ 其他还有龙溪人戴洪宗、戴秉权等人,^⑤但他们都不是正式的进士。南唐选拔人才主要是由官僚荐举,例如,永安节度使陈海“在镇十余年,多荐举儒学,甄升将校,时议多之”。^⑥ 南唐政权中有一大批闽籍文职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应是走这条路登上仕途的。

三、唐五代福建政治人才的崛起

不过,唐代福建虽有 60 余人成为进士,但细考他们的官职,可知除了五代时期之外,他们大都担任中下级官员,做到节度使的仅侯固一人,其他人能做到刺史,就算很不错了。莆田的林氏家族有九人官至州牧,但他们多数不是科举出身。科举出身的诗人徐寅不过任秘书省正字而已,黄滔早年的官职也不大,多数闽籍进士未能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和南方其他地区相比,福建更显落后。唐代的岭南

① 杨亿:《武夷新集》卷十一杨徽之行状,第 19 页。

② 黄仲昭:《八闽通志》下册,卷四九,科第,第 120 页。

③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五,江文蔚传,第 353 页。

④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九,朱弼传,第 415 页。

⑤ 陈寿祺: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六,第 2560 页。

⑥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四,陈海传,第 336 页。

和福建一样不发达,但岭南毕竟出过张九龄这样一流的名相,甚至连安南也出了姜公辅这样的贤相。福建却没有一位进士出身的大政治家。构成相反状况的是:闽籍宦官在政治上相当活跃。这使闽人相当尴尬。正如宋元之际的陈普回顾这段历史时所感叹的:“七闽寂寞无贤才,仅有令孜与思勖。^①令人不忍读唐书,不胜林壑溪山辱。”^②

唐末五代成为福建政治人才崛起的关键时刻。唐末五代天下大乱,各藩镇不听朝廷号令,自行为政。他们为了发展自己,千方百计地搜罗人才,闽中才士乘时而起,在许多政权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

倪曙,福州侯官人,中和五年(885),任太学博士,后出游岭南,被割据岭南的刘隐看中,进入刘隐幕府。南汉政权建立,他任工部侍郎,升尚书左丞,最后升任同平章事。^③

沈崧,字吉甫,福州人,乾宁三年(896)进士,返闽途中被钱缪任为镇海军掌书记,以后逐次升任秘书监、校兵部尚书、右仆射、丞相,吴越国的文书多由他起草。^④

林鼎,字涣文,侯官人,在吴越国历任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丞相。^⑤

以上几名唐末的进士与文士,若是在唐中枢机构中任职,只怕都难以升到高位,但他们到各地藩镇,则被视为人杰,一一被委以重任,正是所谓“乱世出英雄”。进入五代,闽人在中央政权里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福清人翁承赞在后梁历任谏议大夫、御史大夫。^⑥何瓚,闽人,唐末进士,在后唐官授谏议大夫、仆射、西川节度使。^⑦至于闽国内部,则起用了相当多的才学之士。闽国虽是小国,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完整的官僚机构培训了闽人的行政经验,因而,闽中出现了一大批行政人才。其中著名者如:任王审知推官的黄滔,仕至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的陈峤^⑧,他如郑良士、章仔钧都是其中佼佼者。闽国灭亡之后,许多人才被南唐罗致。在武将方面,仕至节度使的有陈海、林仁肇、郑彦华等人,其中林仁肇是著名的武将,被赵宋视为劲敌,是南唐干城。在文臣方面,礼学名臣陈致雍原来也是

① 田令孜与杨思勖皆为唐代著名宦官,唐史有传,但田令孜不是闽人。

② 卢建其等:乾隆《宁德县志》卷九,艺文志,陈普“勉学诗”,第494页。

③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二,倪曙传,第890页。

④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六,沈崧传,第1245页。

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六,林鼎传,第1248页。

⑥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五,翁承赞传,第1376页。

⑦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八,何瓚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17页。

⑧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五,陈峤传,第1373页。

闽国旧臣。此外,由于南唐毗邻福建,早就有一批闽人进入南唐朝廷。如江文蔚,建阳人,后唐进士,在南唐任御史中丞,是有相当影响的重臣。他曾上书评击朝政,震动朝野,是一位魏征式的人物^①。潘承祐进入南唐后,“累服大僚,专掌剧务,辞荣致仕,得刑部尚书”^②。再如游恭,建安人,唐末进士,“博学能文辞,有名于世”,是南唐烈主李昇幕府中的人物,一直升任知制诰。^③游恭之子游简言,历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南唐政权中的决策人物。^④由此可见,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闽人在政坛上不断发展,最后在南唐内部形成雄厚的闽人集团。闽中政治家已可叱咤政坛了。这样看来,宋代闽人在政坛大显身手,已在五代露出端倪了。

总之,唐五代儒学南传,促使福建文化大发展,从此,福建成为中国文化较发达的区域之一。^⑤

第二节 宋代儒学教育的发展

宋代福建儒学教育大有发展,福建的书院和学校都是全国闻名的。

一、宋代福建儒学的发展背景

如果说王审知重视儒学是一个区域的地方政策,宋朝建立后,重视文治则成为宋朝贯穿始终的政策。宋代的皇帝优待文学之士,奖励文化,这使自唐以来已经形成重视儒学风气的福建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宋代福建的发展也有其历史背景。福建是宋代少有的长久和平的地区。宋朝是一个长时期处于战争中的朝代。从宋代初年与辽国、西夏的战争,到中期与金国的战争,迨至晚期抗击蒙元的战争,宋朝在边境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而且,由于宋朝在这些战争中以失利为主,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从长城一线逐步推进至宋朝的腹地。迨至南宋末年,宋朝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处在游牧民族的威

①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五,江文蔚传,第350-353页。

② 杨亿:《武夷新集》卷九,潘慎修墓志铭,第19页。

③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一,游恭传,第153页。

④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一,游简言传,第307页。

⑤ 徐晓望:《论唐代福建儒学教育的发展与文化的兴盛》,《教育评论》1996年第1期。

胁之下。宋代的战乱最早发生在北部边境。对北地边民来说,他们要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生存下来,首先要练武防身。其次,宋代朝廷的支出主要在北地边防地带,大量金钱像流水一样输往北方边境,使北方民众找到了一条最佳生活道路——当兵打仗,养家糊口,所以,晚唐五代北人重武的风气就此延续下来。重武的习俗必然导致北方人文素质的下降。

由于福建地处南疆,位于宋朝的战略后方,所以,在宋朝统治的319年(960—1279)内,福建基本保持和平的发展局面。除了山区个别地区的动乱之外,福建主要地区一直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尤其是福建沿海区域,在宋朝三百多年时间内,基本没有战乱,有“海边佛国”之称。和平的环境保证了宋代福建经济的顺利发展。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北方民众,这块南方的和平土地富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北方的人才南下避乱。以杨时来说,他是南北宋之交有名的大儒,但其祖先是北方移民,源出于陕西、河南一带著名的弘农杨氏。他的祖先移民到南方,并在南方扎根,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实质是北方文化的南移。迨至宋室南迁,中原民众大举南下,北方的精英荟萃东南。宋朝三百年期间,福建经济一直稳定发展,而位于战争边沿的省份(宋代称之为路),大都受到持久战争的破坏,在这一背景下,福建持久而稳定的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

二、宋代福建的私塾^①

宋代,政府广开科举之门,带来了福建办学的热潮,其中又以私塾成为最为普及的办学形式。私塾的种类有家塾、族塾、乡塾、义塾等许多种类。

家塾以家中子弟为教学的基本对象。建阳人蔡发游学四方,后“杜门扫轨,专以读书教子为事。子元定生十岁,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语之曰:‘此孔孟正脉也’。晚号‘牧堂老人’。朱文公称其所以教子者,不干利禄,而开之以圣贤之学,其志识高远,非世人所及。”^②后来,蔡元定成为朱熹弟子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可见,蔡发的教学是极为成功的。许多官员出身的家庭,都以读书为重,他们鼓励子弟读书,亲自教学,“傅自得守

① 徐晓望:《宋代福建的私塾与儒学的发展》,《孔学论文集》三第一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主办《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8月吉隆坡);又见徐晓望《唐宋东南区域史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

② 张琦等:康熙《建宁府志》卷二八,蔡发传,南平地区方志委1994年标点本,第621页。